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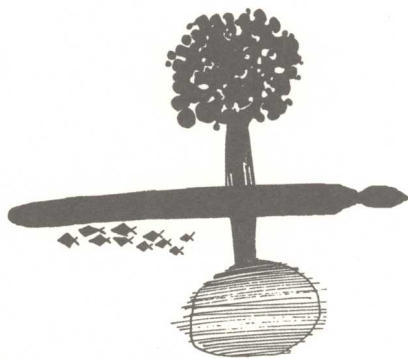
凉作一级年到切，间
的队床，的来我比里
'借、曾风时想如没
被去枕经云就象笨有
面使头分变已中重特
是用一得幻经的威别
上'个章，流大严的
好被、家也失家的东
的一茶的都殆物椅西
缎场杯浮找尽件子，
子大两财不，早木比
'火只，理
水烧

新经典文库

林白
中篇小说
代表作

瓶中之水

春风文艺出版社



早希
未发达带点的白达
'种到走着点轮，不
一叶楼到真滴廓在知
个廊三实滴，空道
念焚上楼的，耳白从
头烧，的颜不垂中哪
固时气回色可上朱里
执发味廊和抗的凉想
地出很就隐拒叶美起
充的淡能隐地形丽，
满香，闻的凝翡的怎
了气让到香固翠的容
他。人，气在，颜想

林
白
中篇小说代表作

瓶中之水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林 白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瓶中之水 / 林白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10

(新经典文库 / 林建法,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130-8

I. 瓶… II. 林…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35265号

瓶中之水

责任编辑 韩忠良 郝庆春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haoqingchun2000@126.com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90 千字

印张 11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3-3130-8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新经典文库

- | | |
|------------|---------|
| 阎连科中篇小说代表作 | 瑶沟人的梦 |
| 格非中篇小说代表作 | 不过是垃圾 |
| 林白中篇小说代表作 | 瓶中之水 |
| 方方中篇小说代表作 | 水随天去 |
| 迟子建中篇小说代表作 | 踏着月光的行板 |

主编：林建法 韩忠良

责任编辑：韩忠良 郝庆春

封扉设计：张志伟

版式设计：马寄萍

林白



林白，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现居北京武汉两地。19岁开始写诗，后以小说写作为主，兼写散文随笔。1994年发表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因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大胆、深刻和细致地表现了女性心理，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的重要代表人物。此后相继发表长篇小说《说吧，房间》《玻璃虫》《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多部，1997年出版《林白文集》四卷，此外还有跨文体长篇作品《枕黄记》及随笔散文集七部，部分作品被译成七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表。

长篇小说《万物花开》被列入200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颁布），入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妇女闲聊录》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

自序

在我眼中，中篇小说是一种十分模糊的文体，没有人告诉过我，中篇小说到底是怎样的。它应该在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吗，还是不戴？它应该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它应该穿运动衫或是中式旗袍？如果它得了小儿麻痹症，那又该如何是好，万一它长了六根手指头呢？这麻烦就大了。

它暧昧，面目不清。从来就有短篇和长篇，中篇却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时间不长，身上的泥还没有抖干净。

相比短篇，我更喜欢中篇。

短篇小说据说特别讲究技巧，而我对技巧多有不适，我宁可喜欢这种面目不清的东西。唯其面目不清，我才方便浑水摸鱼。有泥土多好啊，有地气。听说外国是没有中篇小说的，中篇是我国特色，这就让我更高兴了。

写短篇使我精神紧张，它这样短，再怎样挣扎也逃不过那些刁钻的眼睛。它就像一尾鱼，一头撞上了别人的网，它死定了。

中篇也是要讲究的，但它的讲究不是一种外在的技巧，而是在内部的，在内部跟你一起生长。你生长着，放松、舒展，它是容易渗透你的气息的，它不是一件玩意儿，而有可能是你的一部分。

一九八七年冬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部中篇《去年冬季在街上》，我感到了一种新的经验。文字和感觉都是贴着身体的，它好像疏通了我的毛孔，空气是流动的，身体松弛却不松懈。有一种力，它不是悬在头顶的，那像一把剑。而中篇的力是在身体里面，是肌肉弹性的一部分。写完之后我感到舒服，这种中篇的写作，对我是滋养的，我以为。

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六年间，我发表了十个中篇小说。一九九三年，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那以后，我就很少写作中篇了。毫无疑问，长篇小说是一种更适合我的文体，它使我更松弛，更舒展，它的质地与我的身体更吻合。

到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中篇小说，我仍然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中篇小说有什么特征，需要怎样特殊的技巧，又有何等不同的妙处。我一概不知。如果一定要回答，我只知道中篇的长短是在短篇和长篇之间，比短篇长而又比长篇短的小说就叫做中篇小说吧，大概。

到现在，我认为我写作的中篇小说一共有十四篇，这里收入了十篇，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2006年4月19日北京东四十条

目 ● 录

1

自序

1

回廊之椅

30

瓶中之水

67

子弹穿过苹果

99

飘散

134

我要你为人所知

167

晚安，舅舅

195

致命的飞翔

231

北流往事

266

米缸

314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345

林白中篇小说总目

回廊之椅

我看到过一张朱凉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一张全身坐像，黑白两色，明暗分明，立体感强。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衩至腿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这张四寸的照片被放在一个象骨相框里，相框的风格简洁明快，与照片相得益彰，只是相片已经黄旧，而相框还很新，房间的主人说：这相框不是她的。

她的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怀旧和眷恋之意，就像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怀念他年轻时代铭心刻骨的爱情，这爱情是如此美好又如此富于悲剧性，使人至死不忘。

这是一个叫水磨的地方，六十年代曾经出过一位非凡的美人，她的倩影被印在大大小小的图片上，成为万众珍藏的偶像。这位美人主演过两部美丽的电影，得到总理接见，出访过一个文明古国，极尽绚丽与辉煌。后来美人遭受劫难含辱身亡，成为一个悲剧常年飘荡在水磨。

在水磨，五十岁以上曾经目睹过朱凉芳容的人无不认为，朱凉的美艳在那位女演员之上，朱凉是十个手指，那女演员只是一

个手指。这是一个人的原话，说这话的人就是阁楼上的女人，这个形容肯定是言过其实了。

水磨与我的家乡在同一纬度上，在地图上看都靠近二十一度，所不同的是，我家乡的河水清澈见底，而水磨，它的河水永远被深红色的泥水所充满，它的河激情澎湃直抵越南，它的河就是湄公河。

这是一条我从小就深感诱惑的河，河边的高岸正是水磨，我作为一个过路人到达了那里。

我到达水磨的季节是秋季，确切地说，是十月二十三日。我对时间的感觉本来十分含糊，但我从二十岁起敦促自己每天记日记，把去过的地方和见过的人记录下来，这样，我二十岁以后所经历的事就不完全是模棱两可的，它们被凝固成文字，蛰伏在我的本子里。

十月二十三日中午细雨蒙蒙，天色像黄昏，气温像深秋，我穿着一件毛背心还冷得发抖，我想除了在此停留到气温回升别无他法。我贴着接近大路的低矮房屋走向水磨，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空隙中，我不时听见河水急速流动的喧哗声，我忍不住好奇地穿过两房之间的窄道，看到河中央耸立着几块巨大的红色石头，浑浊的红水从巨石上撞击而过，在对岸的山腰上方聚集，而在我的右首，一棵木瓜树高而直，颈脖上大大小小几十只木瓜层层绕着，凛然不可侵犯地在细雨中闪耀着青色的光泽。

这使我心有所动。

水磨有一种奇怪的菜叫四棱豆，质地像我家乡的杨桃，只是截面不是五角而是四角形，大小长短像一根略长的手指。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这奇怪的四棱豆炒酸菜，味道极好，吃得兴犹未尽，出了饭馆的门就东张西望，这样我就看到了那所庞大的宅园。

章孟达建于四十年代的宅园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也仍然称得

上雍容大方、气度不凡、品格典雅。我站在大天井里向四面的楼台仰望，朱红色的楼廊三层四叠，有一种幽深、干净、拒人千里的感觉。我十分奇怪这里怎么会空无一人，虽然天色昏暗，但实际上才下午三四点，进门时我仿佛看到一块什么盐矿办公室的牌子，我想这里也许会有值班的人。

我从多个楼梯口中的一个往上走，我的脚踏在坚硬的楼梯板上，发出很轻却异样的声音。楼梯的靠墙的一面有一些木门，我猜想这是一条幽深隐秘、机关暗伏的地道的进口。我走上二楼。沿着环廊走了一圈，每个房间都上了锁，四周空无一人，这种确认使我顷刻感到四周异样的寂静。这种寂静是物质的，就像四堵灰色的墙，既厚又冰冷，不透风。

独自一个人，一个年轻女人置身于一座空无一人的大宅园，如果这只是一个电影镜头，出现在人头攒动的放映场里，也足以让我紧张得屏息凝神。当时我站在章宅空无一人的二楼回廊上，心跳加快，手心出汗，无边的寂静笼罩着我，使我魂飞魄散。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所宅园里肯定有人，正因为觉得有人才感到害怕，我想那人也许正在某个隐秘的窗口窥视我。有人窥视这个想象刺激着我继续往上走。

我往三楼走，一步都不敢停，因为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力气走了，我已经被自己的想象吓得全身发软。

我走上三楼，一眼就看到了那只放在廊椅上的茶杯。

廊椅与楼廊的栏杆连在一起，栏杆就是椅子的靠背，这种廊椅我是第一次看见，它那种不可移动、一物两用、外形怪异、违反常规的特性我是后来才领悟到的。我首先看到那只青瓷茶杯孤零零地在暗红色的廊椅上，一只杯盖斜盖着，我闪电般地想到这里有人！与此同时我控制不住惊恐，尖叫了一声，我的声音在曲折的楼廊上乱撞一气，然后迅速消失在这机关暗伏的宅楼里。寂静重新虎视眈眈。我在三楼飞快地走了一圈，边走边喊：这里有

人吗？我打算用自己的声音来壮胆，结果我听见这声音像一个患了哮喘症的老女人的声音，这使我越发胆战心惊。

三楼还是没有人。

没有人但是有一只茶杯放在廊椅上。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往四楼走。

四楼很奇怪地笼罩在一片温和的薄光中，楼底的阴冷诡秘奇怪地消失了，这使我安静下来，我想到今天可能是星期天（事实上确实就是星期天），而星期天是一个平凡的字眼，它像一个熟人迎面向我走来，使我感到某种安全。

我打算绕廊一周，但我突然看见对面楼廊的一个房间毫不掩饰地敞着门。

我问她姓什么？她后来告诉我，她叫七叶。

七叶生下来就被送了人，她在十四岁到章家当使女之前一直未能打听到她亲生父母的姓名地址。七叶十四岁那年，养父带她到水磨镇卖糠，顺便让她在墟市上卖掉十五个鸡蛋。

七叶卖掉鸡蛋就去糠行找养父，有人告诉她。养父刚卖完糠就被人硬拉去赌钱了，七叶就在糠行老老实实在地等养父来叫她回家。

正好这天章家三太太朱凉的使女闯了祸，将朱凉的一条真丝手帕放在手笼上烤穿了一个大洞，朱凉闻到焦味赶到时使女正张着嘴呼呼大睡，这使朱凉对使女的厌恶忍无可忍，朱凉不止一次对老爷章孟达说这使女长得像猫。

朱凉坚决要换掉猫脸使女。

她带着管家在大街上乱找，眼睛专盯着十四五岁的女孩。她怀着找到一个好女孩的心愿穿过了鸡行、猪行、菜行、米行，最后在糠行停住了脚步。

就这样七叶在脚步纷纷、糠屑飞扬的糠行上迎来了她生命中

的一个新纪元。她蹲在靠近屋檐的墙柱下，她看见一条黑色的裙子（那时候朱凉还未开始她的旗袍时代）从许多沾着泥、赤着脚的腿的缝隙中移动着。这裙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洁净与高贵，柔软地散发着隐隐的光，在糠行的青石板上极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七叶紧紧盯着它，生怕它一眨眼就消失在飞扬的糠屑中。

裙子慢慢移动，七叶看到了她的脚，她的鞋。当时高跟皮鞋已经在大中城市流行多年，七叶由于环境局限，却是第一次看到。这裙子和鞋在七叶的面前停了下来，七叶抬起头，看到一张美丽女人的脸正在向她逼近。

七叶被朱凉的眼睛一把抓住，她瞪着眼，看到自己被人从这个糠尘飞扬的下午提出来，一下放进那幢高居河岸的红楼之中。她后来在红楼的记忆吞没了这个下午之前的所有岁月，她跟在朱凉身后，一步一步，轻盈如飞。

在后来的日子里，章孟达密谋反革命暴动，阴谋败露，从共产党的高参一变而为阶下囚，审讯科长陈农厉声问道：章孟达，你知不知罪？

章孟达：我有何罪？

陈农：十一月五日的暴动，是不是你策划的？

章孟达：什么暴动？

陈农：你不要明知故问。

章孟达：陈科长，在水磨地区，我作为开明人士，带头拥护共产党。我为贵政府做的事情，是有目共睹的，半年来我与政府竭诚合作，你也是我家的座上客，请不要对我有什么怀疑。

陈农：章孟达！你现在已经不是我政府的参议员了。你从策划暴动的那天起，就是我们的敌人，是水磨人民的罪人。

章孟达：陈科长，如果我的确策划了暴动，我愿承担责任。

审讯暂时结束，章孟达被送回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关起

来，这是一间曾经做过粮仓的屋子，充满了谷物呛鼻的气味。陈农的宿舍兼办公室就在隔壁。

陈农在陈年谷物的气味中用开水泡剩饭吃，他从窗口看到章家的七叶提着一个木饭盒走进来。七叶清秀、苗条，给人一种清爽之感。从前陈农常常进出章孟达家，每次都是七叶倒茶，有一次客厅里没有别人，陈农对七叶说，七叶你出来参加工作算了。陈农每看到有不错的女孩总忍不住要这样说。七叶却说，三太太对我好，我哪里也不去。七叶的眼睛又大又清，她看了陈农一眼就走了。陈农望着七叶的腰和屁股，既惋惜又失望。

七叶给章孟达送饭要经过陈农的窗口，七叶经过了窗口又折回，带着一身浓郁的米饭香和煎鱼香站在陈农的门口。陈农一面吸着饭菜的香味一面控制着自己，他咽下了一口自己的剩饭，看到七叶还垂着眼睛站在门口，陈农说：七叶，你进来呀！

七叶看着地上说：我不进，我给老爷送饭。

陈农望望饭盒说：我知道。

七叶又说：陈科长，你给开开门吧。

陈农说：你不进来，我怎么开门？

七叶仍不动。陈农说：章孟达现在是策划反革命暴动的头子了，你送的饭，是要检查的。

陈农拿自己吃饭的筷子在木饭盒里翻动，金黄色的煎鱼和碧绿的青菜以一百倍的浓香围绕着陈农，它们肥硕油光、婀娜多姿、咄咄逼人，陈农情不自禁地说道：好香的菜啊！

七叶不做声，她面无表情地看着陈农用他那双洗得不太干净的筷子把一条煎得好好的鱼捣了个七零八落。陈农边捣边说：我要看仔细，这鱼里面藏没藏字条什么的。

七叶看看陈农，说：陈科长，这菜，你吃一点吧。

陈农的筷子停在煎鱼上，他侧着脸，似乎等七叶再说一次，七叶没再说，陈农悻悻地敲了敲筷子，说：你，送过去吧！

到了下午，陈农又开始提审，章孟达吃了一顿好饭，又养了一会儿神，气色很好，面目从容，他自信地坐在审讯室里，目光平视，神情坦荡。

章孟达曾经对所有他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夸口说，他章孟达是整个水磨地区第一个读马克思的书、第一个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他建于一九四七年的四层大宅楼，正厅的门口就刻着这样一副对联：

人人有饭吃
个个有衣穿

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路过水磨，还能在正厅的门口看到依稀可辨的刻痕。它们被刻在坚硬的木柱上，经历了天翻地覆改朝换代，被一层又一层的涂料所涂抹，而未曾消失。

章孟达的确如他所说读过马列的书，他念完高中就回家继承祖业，千顷良田和一个中小型盐矿使他成为水磨邻近几个县首屈一指的富豪。他日进千金、气冲牛斗，玩遍一切时髦的东西，他托人从上海弄来一辆九成新的轿车，买来手摇电话，买来全套餐具茶具，又按照最新最时髦的式样定做了茶几沙发各式家具，在四十二岁那年娶了县城有名的才女加美人朱凉当三房姨太太，一切都是最好的。这时章孟达的弟弟章希达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回来，学到了许多崭新的名词，每次说话，嘴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眼里是不把这个在家的土老财放在眼里的。

希达每天穿着干净雪白的衬衣西裤，手捧一卷精装横排书，从二楼的回廊踱到三楼的回廊。三楼回廊的廊椅上，三姨太朱凉正独自倚栏，一袭长裙，一双素手，一杯上好的普洱茶，一本中式线装书（唐诗？宋词？抑或是《红楼梦》？李清照？薛涛？抑或是朱淑贞？），一双秋水满盈的眸子，目光里似怨似嗔，若虚